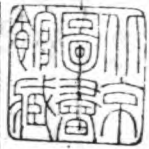


۱۵۲۳۱۱

九靈山房集卷之五

山居稟



記

浦江縣脩學記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浦江之在婺最爾縣也而制宜有學治門之東南其
學在焉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屢加繕理而僅取
苟完無經久意今縣大夫始至乃喟然興歎謂學之
所急惟田與廬今監縣廉矣阿年八哈既嘗歸其侵
疆矣願茲屋廬之地壓吾得辭其責我遂與主簿劉
侯研稷合謀脩治而俾教諭祝君應昇宣其勞應昇
既受命即為禮致知經之士張天錫吳實飭村徵工
三允允役而他有籍于學者因皆相勵而趨為之自
殿庭門廡以逮泮池論堂齋舍墻垣廩庖溜之屬
悉皆易弊為良有加於昔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

及十一月而成於是應昇暨學之耆碩先生擣
相與屬筆於良以記其役良屢謝非其人不獲命乃
之曰春秋之法九一工役之興必備書以示譏蓋
所以重民力也若僖公之脩泮宮固亦嘗用其民力
矣老之於經乃不與南門諸役者並存豈不以學校
為有國之先務而僖公脩之實為其所當為哉為其
所當為而不書雖謂見與於春秋可也嗚呼僖公不
可作矣今縣大夫之能若是不亦僖公之徒歟然僖
公之脩泮宮也魯人嘗作泮水之詩以頌之先儒孔
子其化是見所謂脩者豈止乎棟宇之宏築丹雘之
華鮮而已哉亦曰有政焉耳縣大夫又所當思以圖
之而無媿乎僖公可也泮水之詩其首章有曰思樂
泮水薄采其芹縣大夫之嘉惠吾邑之士者至矣其

二章有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吾邑之士尚於縣大
夫而重有望焉縣大夫大梁人名文質字彬祥姓蕭
氏以儒林郎來為今官未幾治三皇廟葺故所有書
院月泉上尋興是役以嘉來學是可謂知為政者矣

黃氏歸田記

諸暨東行六十里是為孝義鄉為其鄉之望者曰黃
君松故儒家由科第居顯宦者若干人而百年之
喬木嘗盛矣及一旦衰松之孫某遂以愚駘盡廢其
先業至以百金產僅易一醉飽富豪之家爭為巧計
圖之而族人之無賴者又從而鼓扇其間以故田凡
八百餘畝屋凡二百餘楹無一步一椽存者維楊藥
侯來署州事行視州境遂察知其弊一日召買產之
家及其立庭下歷以古者仁厚之化義禮之俗開陳
之而且反躬念過至於泣下衆因俯伏首實告曰惟

賢侯命是從至夜漏半侯復列香炷對天誓衆俾伸
者右抑者左衆又悅脫當右者右當左者左於是冒
取者償其業低直者益其金金入則贖其質田之應
期者曾不滿一月不答一人得田如千畝屋如千楹
歸其家俾其母妻弟姪之散亡他處者咸群居聚食
如家之盛時侯猶慮其久而莫繼也益選宗親之富
而賢曰義曰鏞者以掌出入之數而且經紀其家事
於是義與鏞及凡黃氏之族莫不得侯之為顧得余
文記之庶幾永矣之德於無窮乃以張君辰所序事
介宋君時憲以請嗚呼若侯者其賢於世吏遠矣蓋
自授田之法壞而兼并之俗興富右豪強乘民之愚
以罷取其家業者有矣然民未甚病也迨夫聽訟之
吏出焉考覈之不明剖決之靡中搆辭累歲而乞姦
宿猾因舞手以規民而民始病矣世吏之不賢其重
病民多如此由是而言則為侯之民者雖不幸遭家
之中變其亦庶乎無憾焉昔韓延壽守左馮翊時民
有訟田者延壽為之引咎自責其民深自悔悟願以
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史書其事至于今傳之侯之此
舉固史臣之所取而後世之所宜傳也其可記以永
久者有不在余文矣

自得其樂齋記

余華朱原良以自得其樂名所居之齋禮部尚書達
不花公嘗為書之間乞余言以記之余則復於君曰
君之所樂可得而聞之乎凡世之可以快耳目娛心
志者其為物至夥崑崙之玉南海之珠涪水之金蜀
之文綉象犀虎豹之齒角皮革豈君之所樂也哉君
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重珪累組高牙大纛
以至孤貉之裘瑚璉之器萬鍾千駟之奉列鼎之食

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然則君之所樂者可得而知矣湯之盤孔之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石刻師曠之琴孔子之文章與夫漢魏隋唐之相碑彝鼎銘詩記序下及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書皆可喜可玩而昔人之所以深樂之者也世人之所樂者非君之所取則昔人之所取者必君之所甚樂也然昔人之樂亦豈易哉君惟視世人之可樂者不一動其心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世之人無致其樂矣而其不得兼焉者獨昔人之樂耳惟世之人不得其樂也後君得以取之而自得亦豈偶然也哉雖然余嘗因君之樂以求夫聖賢之所謂樂者矣聖賢之所樂者蓋樂乎其內也非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樂乎其內者道也則凡在外之物孰得而加之哉斯樂也孔子得之顏淵志之顏淵沒得之

君鮮矣然具君之所得者其亦有得於此否乎苟得之人且謂之有道之士矣君曰某不敏敢不敬蚤夜求從子之教遂書其本末以為記

樂善堂記

秉彛王君和陽人雖累歲崎嶇戎馬間然雅意不忘交友嘗於所寓驛堂曰樂善以延天下之善士於是

一時知名之彥咸喜從之游每風晨月夕則相與坐堂上或談性命道德之奧或論古今人事之得失民生之利害或雅歌投壺彈棊擊筑以盡其歡忻其所與游而最密者如劉君伯溫章君三益胡君仲申皆嘗獲登斯堂為文以頌君之美君猶以為不足而復乞言於余余聞之駭且愧焉鄙人於善無所聞君之所樂者烏得而知之縱知之又豈能出於三君所言之外哉雖然三君之文皆以樂乎在己之善言之也

予則以為君之闢斯堂也固將以延天下之士矣則君之所樂者固樂乎天下之善也而豈一己云乎哉請得而率言之可乎夫世之所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為樂者矣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惟在乎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善為可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對向之在晉樂乎黻茂之善而用之也鮑對之在齊樂乎管仲之善而舉之也樂官屬丞吏之善而進之者鄭當時也樂兩儀兩唐之善而獎之者何武也以至孔融之聞善必薦陸倕之樂善孜孜是皆以天下之善而樂之也天下之善一也惟得其位則用之舉之獎之進之薦之不得其位則樂之而已今君猶未得乎其位者也以是為樂不亦宜乎雖然君之樂乎天下之善者固將以成夫一己之善也成夫一己之善則人之樂於君者亦多矣故

之出入軍旅非一日求其同列有陷其父母者矣蹈其妻子者矣有鋒鏑其身者矣今君之父母既以今終而其妻子則固自若也身之無恙則猶前也此皆樂善之效也彼之不能以若是者蓋以其所樂者富與貴耳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樂之深也故其毒愈深猩猩之樂於酒魚之樂於餌彼豈知其為亡身之具哉由是而言則君之賢於人亦遠矣傳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尚亦有利哉予敢以是為君慶君曰子言信矣雖然某也不敢當不敢當則請書之壁間朝夕鑒觀焉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為著石表辭一通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

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
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
得先生之文以為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
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爾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
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温如春風肅如秋霜絜如雲霞
之卷舒凝如崖嶂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
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而家齊以
之莅官而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
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既
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碑歷叙而鋪張之後之
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曷足以
致是哉良故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
生者視公為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游於耆
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中外也又

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
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
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
曰余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
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
先生之望哉先生之子自將刻公所著表辭于荆山
之阡良因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于碑陰世欲
求先生之為人更當有考於斯

脩禊集後記

右脩禊詩一卷予友宗先生景瀛為之序嗚呼景瀛
之為此序不既至矣乎自晉以來序脩禊者多矣其
為古今所共取莫若王右軍然右軍之言亦不過區
區生死之間惜時序之迭遷歎斯人之易老于以致
其感慨之情耳至於聖賢之大道則固未之有及也

惟其莫及於道也遂致晉之士習率以不振清虛勝而禮法衰曠達興而名檢廢雖謝安之功業可尚孫綽之問學足稱然其雅好游談耽嗜華藻亦不免於君子之所譏原其故右軍豈得辭其責哉今景濂則不然懼斯道之不聞而未俗之益媮也既以舞雩之詠勗之復以山陰之集戒之終篇數語凜乎其可畏嗚呼使晉諸人而聞此咸以惜時歎老之心而為汲汲求道之舉則當時士習寧有不振者乎獨恨景濂不生於彼時不得與之言又恨晉諸人不生於今不取衷景濂之論也雖然晉之諸人亦既於道無聞矣則凡諸君之有聞於景濂者不可不思所以自勉哉苟不以之而自免則雖功業如謝安學問如孫綽亦非君子之所予况未必爾乎諸君於此惟究心焉可也良也不敏然嘗切與斯會矣故於景濂之言不

序

經筵錄後序

經筵檢討鄭君仲舒裒其所進勸諍之文若干篇為一卷題之曰經筵錄携歸浦陽山中屬良序之良以古之聖王雖有聰明敏達之資然至其成德則未嘗不由學而致是以高宗之在也三年弗言恭默思道其質亦既美矣而博學之乃更勤勤誦學之勉載諸說命之篇者不曰學于古訓則曰惟數學半不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曰念終始典于學豈不以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必也質美而學循然後所造為益深所積為益厚而聖德之成有不其然而然矣豈惟高宗唐虞三代之君莫不盡然故楊子曰學之為王

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已久矣斯言豈欺
我哉然自周衰已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
王之道以成其德為人臣者莫知勉其君以學先王
之道上下之間一皆卑近淺陋以各趨所便其能卓
然於當時者惟漢之文宣唐之太宗耳然而此三君
者亦不過以近美之質裁為一代之治至於為學則
曾未之及故其所就僅有以賢於後世之庸主若論
唐虞三代之盛德則邈乎其遠矣由是觀之帝王之
聖否其不繫於講學之興廢哉

今天子寬仁明睿天性自然踐祚以來務遵節儉食
菲而衣縮臺卑而園小不溺情於便嬖不惑志於游
畋可謂有不吐之資矣然猶痛念漢唐失學之弊
慨然欲上追唐虞三代遐遠之迹存開經筵以訪多
士自大丞相而下及凡侍從宰執之有與於勸講者

莫不畢進

禁近俾得推演化原以講求其意舉

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至於講文之作則檢討
職也居是職如仲舒者又極一時之選故其所進悉
皆不以卑近淺陋為言其所言者無非先王之至道
然又論議詳明情辭懇切有足以感動其聖心每一
勸講間必為之首肯者幾四嗚呼仲舒等之盡忠
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書傳所載講學之事
乎此非唐虞三代之君臣乎昔伊川程子之在元祐
講筵屢嘗以正心之說為聖學之勉紫陽朱子之在
淳熙經幄亦嘗以誠敬之言為聖學之勸然皆不能
見聽於時君徒以一誦而遂罷令仲舒是錄既無愧
乎二子之所陳而又因緣勸講之臣以悟當寧
之聽卒使海宇之內陰被其賜而不知可謂奇逢幸
會千載一時而

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嗚呼吾黨之士以其文字見知於世難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當

人主諄學之時則夫後世讀仲舒之文者必將歎歎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為難遇而是錄之傳非徒表仲舒於不朽然且有以明天子之盛德於無窮矣

送葉贊玉序

昌黎韓子嘗謂清泚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必有魁竒忠信才德之民豈不信然歟廣信為郡西連江右南控閩粵而玉山水溪之勝又盤旋乎左右故其清泚之氣每鍾而為人西京而下唐宗為盛唐姑不論宗渡江後如陳公康伯以中興事業著見一時謝公壘山以風節行義照耀千古他

若俞公大雅則以紫陽高弟為後學所宗師而傳公季魯又以象山門人為當世所貴重嗚呼是果何以致是哉蓋山川之所鍾往往見之於是郡故也我國家混一以來是郡人物之衆固未易一二數余所託交者則有葉君贊玉葉君才高而學廣上而群經叢史下而度辭僻句靡不悉該善議論能文辭甲甲間嘗以禮記高選貢于鄉有司用新例授發之月泉山長到官未幾新祭器之朽弊者復土田之侵奪者屏學徒之貪蠹者於是會集儕流招徠學子為子敷揚先聖人之道三年政成受代而歸邦之人士咸相率賦詩以惜其去不以良之固陋俾為之序嗚呼若葉君者殆向所謂魁竒忠信才德之民非耶則夫廣信之地靈人傑固非陳謝輩所能獨當也余猶恨葉君居陳謝二公之鄉其才與學又不在陳謝二公下

乃不能如二公之得位行道以自見于時願獨抱其
遺經而於朱陸之門弟子有志焉不亦重可惜乎雖
然海內寧謐日久

皇上銳意儒術日與二三學士大夫講議經帷以復
二帝三王之治葉君固將自是登名吏部進之館閣
以共圖太平他日見諸行事亦豈在陳謝二公後哉
寂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鍾秀於葉
君厚矣又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葉君尚奮乃志以
無負山川之所鍾可也余既喜廣信之代不乏人而
又嘉葉君之克繼前武故因序詩而併致其期望之
私若此云

喜雨詩序

至正辛卯夏六月大梁葉君來治婺之浦江時培內
已跡月不雨民心沸然憂形於色視事之日

即齋沐率僚佐遍禱諸神越翌日癸卯乃雨甲申之
雨既而不雨者復跡月公聞縣南有白石湫為神龍
所宅遂赤日走大澤中以祈其應乃七月乙亥雨至
八月戊寅而止君猶以為未足因與龍約三日內雨
足次日癸未輒大雨竟夕甲申雨乙酉雨自是泉之
竭者悉已溢禾之槁者悉已蘇民之病者悉已愈而
我君之憂亦釋而為喜矣邑之大夫士因交相告語
曰吾屬作於是息於是以克享有豐年於是者皆我
君之賜也其可無情乎爰相率賦詩以歌美之以
良受知於君為特深俾執筆序其首良惟春秋記魯
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三年書夏四月不雨以志其
閔雨書六月雨以志其喜雨自餘羣公則固未之聞
也然觀僖公之在魯不過曰有志乎民與之以同其
憂樂耳而孔子之取之者正以當時諸侯罕能如是

也夫以三代之季人村猶盛求其有愛民之心者已罕見之若是去三代遠矣民情日以渙散吏治日以偷惰有能如我君之用心者豈易得哉惜世無孔子不得取之簡冊使與僖之名並傳於天壤間也乃今明良相逢進賢用能如不及他日君以政成而去必將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位當益崇才澤之及人當益厚宜有史氏之筆大書於書以見諸詞翰垂之汗青者億公固不得而專美之也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于篇端以俟

送浦江主簿劉君浦歸序

大梁多宦家而傳世之久稱劉氏劉氏之先有累官河南路二十八軍州軍民都撫管者其弟懷安陽門馬步都元帥從太祖皇帝定地有功其所至又皆以不殺為務當攻

破金汴時所賴以全活者甚多揔管公兄弟亦既以功拜官而其長子遂皆繼服父職珪組相傳者五人已而元帥之仲子亦以武功起家為河南路轉運使其後有為州郡牧守者有為縣令及轉運同知者有為理官及主簿司者劉氏傳世之久如是哉良生也後不及拜揔管公兄弟於馬前以覩夫衣冠之感而幸獲識其諸孫之位遂有以詢其家世之一二之位主吾婺之浦江簿能以簡易為治用法匪峻而豪右自服遇人有恩而請託不行亦劉氏之佳公子也今既滿三載而去邑之人士咸為賦詩以道其去思良於之佐為最故又更為之序竊考漢史所載兩漢之將相如陳平鄧禹者皆其有功於當時者也然陳氏既卒其子即以有罪國除後竟無顯者而鄧氏之後乃累世貴寵為公侯及大將軍牧守侍中者凡若干

人此其故何如哉平之言曰吾世多陰禍吾世即廢
終不能復興而禹則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
人後世必有興者由是觀之則鄧氏之後所以異於
陳氏者豈非其所積有不同耶嗚呼二氏之事既已
考諸史而有見乃若劉氏之傳世獨久亦豈難知哉
必也總管公兄弟能以不殺為務故其後嗣得以世
食其報庶幾乎鄧氏之代不乏人向使其所積者一
有所不然吾恐故家喬木榮悴之不常雖欲自異於
陳氏之後不可得矣興廢之來夫豈偶然哉之佐於
此其尚思自奮激以保有乎先澤可也雖然之位之
治縣既不以苛政而殺人而其冢嗣又方由祖蔭入
官不久且調自餘諸子亦皆力學好脩有任資則夫
積善之報又復自之佐始豈直保有先澤而已哉良
於是益有以卜劉氏之後為鄧而不為陳也大梁宦

家宜復有出其右者乎之佐行有日凡頌美之辭惜
別之賦已見於羣公之篇什良故特為論次其傳世
之久者題諸首簡云

甘棠集序

北庭廉侯來長婺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
母畏敬之如神明倚賴之如山岳三年政成治任將
歸而黃童白叟涕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已而侯之
去志浩不可挽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
旅相與歎於塗耕農相與歎於野低徊顧盼不知所
圖則推夫吾黨之工乎詩者作為聲詩以詠歌之縣
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縣一州又從而詠歌之五縣
一州詠歌之不足則旁近他郡又從而詠歌之於是
篇章之富合若干首縣之好事君子遂擇取其尤者
編而為集以我民之思侯無異於召南之思召公故

其集曰甘棠集且俾良序而刊諸梓良嘗讀詩至
甘棠之篇蓋深有取夫召南之思召公者矣召南之
思召公固無往而不在然乃必於甘棠而見之者豈
不以召公之在當時嘗布文王之化且或舍於是樹
之下故國人之被其化者因皆思其人而惜其物惜
其物則欲其勿翦之矣欲其勿伐之矣既欲其勿翦
伐之又欲其勿敗之又欲其勿拜之噫何其思之至
者歟今我民之思侯固亦無所不用其至矣然其所
以見之於思者乃不能如召南之託之於其物願徒
有以託之於其詩豈我侯之宣化於是地曾無一物
之可指耶意者是物之在天地間風雨之所飄搖
露之所剝蝕雖其惜之之深保之之至或不能不免
乎異日之必衰詎如是詩之作播之於一時傳之於
百世無風雨霜露之虞有深長悠久之意是則託之

於其物固不若託之於其詩矣又况彼之有思於召
公者僅著乎召南之一國至於他國則曾未之及若
我侯之見思不惟著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不
惟形之於他縣又且溢之於他郡然則我民之思侯
豈果在召南下哉我民之思侯既不在召南下則是
集之命名舍甘棠而誰宜序而刊之良蓋不得而詳
也集凡二卷他文字之有紀於侯者具見集中侯名
阿年八哈字景淵云

送祝彥明詩後序

三衢祝君彥明以儒入官為浦江文學三年政成受
代而歸義門鄭彥貞氏命諸子姓作為詩歌以道其
惜別之懷而吾友宋先生景濂實為之序良雖不敏
竊嘗納交於彥明又且受知為特厚獨能已於言乎
三衢古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士之生於其間者

往往文武忠義沛乎非他郡所能及自今觀之清獻
趙公則以淳德高節師表天下也田劉公則以易學
蘊奧開悟後來彦猷宅鄉二徐公辨鎮毛公則以守
死善道感奮當世其他自北而南以徙居其土者亦
皆卓犖一時有足稱道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其人
也衣冠文物之懿詩書禮樂之傳柳柳然郁郁然其
杞梓之茂林鳳麟之靈園與既而故國淪亡文獻殘
缺而士友之來自三衢者每從而叩之則遺言逸行
已皆失所其徵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邈乎遠矣比
歲以來一二俊傑稍稍拔起而良之窻陋又不足
有所接識以觀其為學之所至良之所接識者彥明
一人而已彥明生當諸老告謝之餘獨能集其舊書
誦而傳之以時時稱說其履歷之所自庶幾夫流風
餘韻之可見者乎至正初嘗以憲府之薦調官吾學

需次幾十年始克領其教事然其識趣恬退曾不以
閑曹冷局為嫌每旦深衣幅巾巍然高坐以教明聖
經賢傳之指歸諸生列處齋廡手披口誦自晨興至
夜久不得休以為常由是士習之陋日以除俗學之
靡日以變而吾鄉學校之設不為具文矣至如復土
田之侵奪新屋廬之朽敗先達之未祠則祠之文會
之未舉則舉之此在時人以為能而於吾彥明直其
餘事耳嗚呼彥明之成就如此其殆有所自未哉溯
鄉學之淵源景前人之風裁以其得諸已者泐諸人
譬猶有源之泉愈出而愈不竭苟被其灌溉沾其潤
澤初不待於時雨之滋而條達暢茂自不期然而然
矣傳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何其言之甚似歟雖然
彥明之在浦江筮仕之始也職下而事拘曾未及後
容政治之場以行其所志他日位益顯年益增道益

懋其所設施當必大過於人雖趙公之師表天下劉
公之開悟後來徐公毛公之感奮當世趙馬范三公
之卓犖一時無難到者又可以令之所就為已足哉
彥明於此尚有以勉之可也良也塊處窮鄉邈焉
侶晝耕夜讀質問無從其於彥明之去寧不盡然有
動顧惟禍患餘生筆硯久棄莫摠情素以寫別懷徒
以三衢人物之盛序之末簡庶乎期望之私少寓一
二云

九靈山房集卷之五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六

山居稟

序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洞伯初同編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村當至正中
嘗以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迹
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為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
昔人有以紳笏為柴柵聲名為韉鎖者余豈為是道
激哉願將順性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
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
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
然自閑散以來懶慢成癖懶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
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
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

而當官事繁雜與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爾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珮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疑坐移時病如束濕一飯之久必四三起而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九案四不能也。以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遁。又聞道士遺言吐納脩養可使久壽故即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率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為道者蓋或施之於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弥存若是而為壽可也。苟不其然願欲潔身隱退

逸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為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為雲霞察為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秘書之職請為道士於剡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嵩山為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為道然也亦豈有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玄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友生

戴良序

浦陽人物記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
宋景濂氏撰成之記凡二卷分為五類合二十有九
人廉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為之序良竊以為置書
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公既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
經筵檢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
人物之盛其有繫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
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婺為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
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
珠璣瓊瑤犀象之珍無楠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
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
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其盛
是果何為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為人小則

發而為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嗇矣
柳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楠柚之包竹
箭之美則未見其有魁竒忠信村德之民交州多南
金珠璣瓊瑤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
人是又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嗇也嗚呼
亦孰若吾浦陽之鍾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
則往往知愛而夸張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
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柳交二
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扶剔
幽隱誤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君
孝父之則施政為學之方以及女婦之範模莫不粲
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
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為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
然非廉侯之汲汲於表章又曷有是哉廉侯名阿年

八哈為政未幾德化大行蓋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矣

送藥宣使還省詩序

丞相開行

維陽栾君仲舉好學樂善敏於為吏公才之辟為其省宣使今以事抵浙東道過雙溪之上於是其弟架閣君與之為別者且三載一旦會之是郡意甚歡洽已而仲舉復命相府詰朝將行架閣君悲四鳥之異林感三荆之多植遂賦近體詩一章章八句以送之且詒郡庠諸友俾之交和以贈余方叨居郡庠目覩珠玉可無一言以序其首竊聞漢蘇子卿為中監時嘗賦詩以別其兄有曰昔者嘗相因邈若胡與秦又曰惟念當別離思情日以新蓋言兄弟相近之時未嘗不玩之以為常邈然若胡秦之不相關及當離別之際不忍相舍方知兄弟之不可離

思情至此而日新矣今觀架閣是詩得非子卿之意乎然子卿之詩特以兄弟之至情言之至於出處之大致則固未之有及也架閣則不然始之以私恩而卒繼之以公義愛兄忠君之心油然而並生讀其詩可以知其為人矣以架閣之為人則仲舉之賢又可知矣良既歆羨架閣之詩之美而又慕其兄弟之皆賢故樂書此以序之

贈勾無山樵宗生序

曩者承平日久天下無事士之居其位者悉以守常襲故為職業而智謀雄偉非常之人無所用其材往往退處山林老死而不出十數年來海內大亂豪傑並起自武夫賤藝咸被收采以用其長則向之退處不出者宜可翻然而起矣然智謀雄偉如宗君汝章願猶隱居勾無山中方以樵采自樂而不輕於一

出何哉汝章為學不事章句頗通戰國時事善機變
有膽畧尤慨然喜論兵當兩浙兵起每退偃一室以
默計勝敗十不失一若汝章者可謂有用之奇士矣
余嘗考近代賢材而恠士之為學多不適於世用談
經術者徒知章句之當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
學者又方務以言辭聲偶摘裂相誇尚每棄本而趨
末求其可用於當時蓋不數數然也世之人不賢者
恒多而賢者恒少幸而為賢者矣又或不足以用世
何才難之若是歟苟一有其人焉幸而及出於有為
之時可不為之貴重之歟今吾汝章以不輕出之故
幸至放棄山林為勾無一老樵此其可以嘻吁流涕
而為當世悲也雖然古有朱買臣者亦嘗退隱會稽
山中賣薪以自給後竟歷居顯宦時人謂之衣錦之
榮汝章其鄉人也年方壯而志方遠他日必不得已
而出又安知其不終為世用也哉汝章出遊甫旬日
即歸勾無將後勾無求夫槩諸山而登之以窺東南
之故壤凡目之所寓皆我師用武處覽其形勝當必
有感於中矣

禱雨詩序

中書左丞某公署事之初年天不雨自夏六月至于
秋七月禾盡槁民以病告公愀然憂形於色於是公
之賓佐合辭進曰公毋憂也古有桑林之祝雲漢之
祀皆所以致力於神也天而不雨盍禱之神乎越翌
日丙午夜漏半公躬率郡縣百司走神所以而不嘉
應公復與神約三日雨是丁未雨戊申雨已酉又雨
連雨數日而止民乃大喜咸以為神之所賜而歸德
焉金華戴良獨不謂然天以神和四時乳百穀于以
煦養其生息者也今乃嗇其施以病民必希吏之懇

禱而後應是豈神之本心哉非神之本心而乃章章如是者蓋公之精誠有以上格于天故也公之所以上格于天者非在乎禱之之日也其素行固已合於冥冥也久矣是故無求而不得無感而不應也然則禱之神非歟曰是也夫雨暘者天之所推也山川者神之所伏也雨暘不時歲有飢饉則禱之山川之神豈非天之高且遠也不可以自聞不可以自見而寄之神是神用天之權也故天使之雨神得而雨之天不使之雨神固不得而雨之也公是以神其聰而天無不聞也神其明而天無不見也無不聞無不見此公之所以致夫雨也夫如是民固當視公為神也於是民愈喜咸退而為喜雨之詩以歸德於公且俾次第其言為之序詩曰維浙之東維黍茫茫今既穰矣伊誰之功維我相君

視民如子撫綏輯寧俾安田里俾耕俾種俾耘俾耔苗則既秀雨澤不時相君瞻焉為民憂之誠之所感天不我遺山川出雲降以甘雨既優既渥厥施斯普今之上腴昔也焦土今之菽榮昔也槁莽農人相慶蹈舞踴躍且歌且謠擊壤以言維今之雨匪降自天維我相君錫此豐年稼之有秋匪由民力維我相君錫此膏澤我有童烏捧腹歡如亦有鰲老令可以飽我聞我兵將討不庭有糗有糧可以啓行相君有心與天為一維國維民咸食其德田之多稼周人所羨時之有年魯史所紀爰作此詩志今之喜頌我相君令聞不已

章氏家乘序

善乎魏國韓公之言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也余觀章君三益家乘之作有以見君之孝大

矣人之於其宗不能無親疎之殺也聖人因之而制
服焉自再朞而至于三月而至于無服其禮有差也
其情有節也雖然豈聖人之得已哉兄之子於已為
從子若以吾父視之猶已之子也推而上之大父之
孫為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為從祖兄弟若以大
父曾大父視之猶已之兄弟也又推而上之以至于
無服之親皆先世一人之分也若以先世視之皆已
之同氣也尋流而知源尋葉而知根詎可以遠而忘
之哉嗚呼此家牒之謹所以為孝之大也孝之大者
蓋以先世之心為心而不以一己之心為心也君之
是舉其死庶幾於此者矣章氏世為汴人至兵部尚
書始家泉之南安後自南安遷建之浦城自浦城遷
處之龍泉其間支系繁衍後先顯者以數百計世遠
族殷漸至不可於攷君乃疚心瘁志撥拾於兵火焚

棄之餘蒐輯於道路間闕之際倣諸史表遂為此編
其他遺言遺行與夫言有當質者又別為篇以見既
成使來告曰吾子雅知我盍遺一言以詔吾之子孫
使無違吾志余聞而歎曰世之士大夫其問學非不
富也辭章非不美且麗也然或藉之以干利祿取榮
名足乎一已而已至其祖考之所自出支屬之所由
系湯焉而不加省者豈少哉而於宗人族子相視如
途之人者又豈少哉君之用心乃如此其賢於人亦
遠矣昔歐陽文忠公依漢年表為世譜而謂子孫不
知姓氏之所從以昧昭穆之叙者禽獸不若也今君
倣史表為是書既無媿於文忠矣而其所自序亦曰
子孫視為不急之務者非人也嗚呼君之用心其文
忠公之心乎勿替引之後之人勉乎哉

送人遊龍廟山序

乃者海內分裂兵交日尋而廣信為郡實東南之要
衝當陳氏據上游即為其所侵奪及參政公奉命南
征提兵不過萬人舉一郡六縣如摧枯拉朽其後陳
既盛兵東窺以爭是土而公之子某復班師往救戰
敗陳兵擒其梟將若干人以歸由是陳失其勢遂縮
手歸武昌不敢順流而東父子一時何其備哉王君
乃公之懿親自起兵時即在行間其所以佐公禁侵
掠止妄殺革使恩威並著為軍民所歸心者不一而
足自他人言之孰不欲同登仕版以稍自見于時而
君乃衣白衣日從文儒勝士相往還每風清日美則
芒鞋竹杖訪赤松子於北山弔沈隱侯於雙溪予以
娛情烟渚宴景雲林且不知斯世之憂故而是身之
在軍旅中也君為人曠達可喜然好為汗漫游歲之
仲春將從金華南過信之貴溪登仙巖窺鬼公峯從
入龍虎山游諸勝處龍虎山乃張道陵所居子孫世
其業至于今不替君去謁上清之故宮攬金沙之遺
迹道朋真侶徘徊後先此行當必有所遇矣然高臺
巨棟斬為荆榛斷塹頽垣悽人心目蓋陳氏之流毒
茲地也非一日君升高而望歎其興亡欲求陳將就
擒之所而黎庶之散亡殆盡於是觀山川之如昨念
人事之日非將遂執青節從白蜺以與夫道朋真侶
游於方之外回視身世不啻如鴻毛之輕君亦奇士
也哉嗟乎君既不用於世其材無所見獨觀其出處
之際游從嗜好之間可以見其志之有在矣故予於
序別而具道之如此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和陽王秉彛氏由金華抵三衢既而以書來告曰同
知三衢郡事某君今以秩滿調江都三衢人士咸賦

詩以惜其去而右簡之文非子之託而誰耶三衢距
僕僅百里遠行道之人多誦君之美而獲稍知其為
人今又重以王君之命雖不能文詎得而辭諸僕聞
之郡府之職惟別駕為易為蓋有地千里有民累萬
而趨走之吏可衛之卒一皆視郡守為降殺然郡守
之任乃獨重任之重者責之所歸也別駕有郡守之
榮而無其責吾知其易為耳雖然方今天下多故兵
事未息郡縣之煩勞非復承平之比况江都當百戰
之餘城郭無居民官無第舍空郊百里之外遺黎僅
數十家而已當此之時而有戈甲之供億芻餉之轉
輸往來之館勞郡守豈能獨任其責哉吾見別駕之
難為也雖然古稱江都多才學之士竊意其如漢之
劉瑜魏之陳琳唐之李善者猶往往避亂山谷間深
匿而未出君能訪其人而羅致之與之議官政究民
隱圖利害損益以行之則別駕之易為將在於此乎
昔子游之治武成吾聖人首以得人為問僕因竊取
斯義以為序

治平類要總序

自古人君雖有出類拔萃之資至於治道之盛則未
始不由學而致此稽古學古之事所以見於二帝三
王之書而二帝三王之治有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良
以此耳周衰以來聖學不明為人君者槩以古昔帝
王迂遠而難遵不過求所謂卑近淺陋之說以苟且
於一時其能超出乎嘗在者惟漢七制唐三宗之主
及趙宋諸君而已然此十數君者亦僅賢於後世之
庸主若夫二帝三王之盛治詎可同日而語哉嗚呼
二帝三王悉五百年而一逢由周之治乃千餘年而
始有漢唐宋之為君然又不得與二帝三王並觀而

稱極治之時何斯民之生於後世者之不幸耶則夫
繼此而有國者其可不加之意耶加之意者亦在乎
學焉而已矣一日良與四明陳桎論至於此以為人
君之學舍古昔帝王則無所取徵而古昔帝王之行
事見之於經史者班班可考顧以自朝及夕萬幾出
焉有未暇徧觀而盡察乃相為摘取二帝三王致治
之由與漢唐宋為君之所以然及先民之格言史臣
之論贊會粹成書名之曰治平類要而定其標目凡
十篇君臨四方蓋本諸道述君道篇第一人君之職
惟在用相述任相篇第二將用禦暴必善馭之述馭
將篇第三設官用人國之重事述用人篇第四民為
邦本愛以固之述愛民篇第五國之所賴莫重於食
述足食篇第六去亂圖治非兵不可述制兵篇第七
刑以輔禮明慎為要述慎刑篇第八佞口覆邦貴在

能遠述遠佞篇第九君能納諫斯無過舉述納諫篇
第十終焉良等俱以空疎之學謬叨為士之名其於
纂脩固多簡略然開基之主繼體之君苟能潛心於
此窮討而深思之庶幾由彼漢唐宋之為君以上追
二帝三王之盛治則稽古學古之效淺見於今日而
此書之作要不為無小補矣是以忘其固陋而冒言
之伏惟留神省察國家幸甚

君道篇第一

天道運四時行君道明萬幾理禹湯文武天下之大
聖也夏桀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為大聖大
惡之分者道之明與不明耳欲為君盡君道道者何
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有此道也其失天
下也以不仁喪此道也大哉道乎其興亡之所繫乎
景前聖式後王述君道篇

任相篇第二

人主不可以獨治也必有卿相輔佐之是任者然後可以君天下蓋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所以上承王命下統百司以治民庶以定邦國而治體之得失國勢之安危繫焉昔黃帝任風后而天下治高宗任傳說而君德脩蓋皆得乎任相之道故也荀卿有曰強國榮辱在於取相其知言者哉訂官箴謹侯度述任相篇

馭將篇第三

古者國君有難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是則帝王馭將之道惟在推誠以待之三代以降人情日異於古其待武士也始皆折之以氣而結之以恩蓋不折之以氣則流於姑息而生驕不結之以恩則過於嚴肅而生怨生驕與怨非止費財玩寇之弊

而有不戢自焚之患矣揚子雲曰馭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後世欲治之君可不熟慮而慎行之述馭將篇

用人篇第四

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蓋夫子者一世人材之宗主也九德之士所當兼收並蓄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然古之用人必貴於有德而後世人主或以才藝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人咸得以進之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宜慎擇焉述用人篇

愛民篇第五

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太公之告文王亦曰

利而勿害成而弗敗生而勿殺與而勿棄樂而勿苦
喜而勿怒此愛民之道也自是以後惟漢鼂錯論三
王之所以本人情者庶幾近之以故文帝用其言而
以清淨為治卒至黎民醇厚刑措而下用愛民之道
其尚有出於此乎傳曰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
刑罰中殆謂是歟述愛民篇

是食篇第六

是食之道惟在於厚民蓋民者財之府而財者民之
命也故善興國者必先義而後利善養國者必先民
而後國先義而後利所以教民順也先民而後國所
以使民富也民苟順矣則國不至於不利苟富矣則
國不至於獨貧傳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是之謂乎
法常典原人情述是食篇

制兵篇第七

天生五材兵能撥亂故軒轅之興其戰七十征頑伐
鬼代不絕書兵其可去乎然考之古天子之兵止於
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其出也則為士為卒為旅
為軍為師其入也則有比有閭有黨有旅有州有鄉
既無坐食之費復無長屯之苦烏有如後世之所謂
兵者哉雖然田不井授賦民無藝而古制之不復久
矣漢以來能以節制伎繫者定四方載之史冊有足
徵焉續戎功奮武衛述制兵篇

慎刑篇第八

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蓋
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君子於是而盡心焉嗚呼
刑於聖人雖不得而廢之然非其得已也是故不教
而民從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

之也既不能教之以身又不能教之以言而民有弗從者乃從而刑之下也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所憾矣又從而虐之若之誣之抑之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本忠恕示欽恤述慎刑篇

遠佞篇第九

自昔小人將竊取其權寵必先潛觀客側覘伺上意而迎合之蓋以人主好惡之不同喜惡之難必不如是不足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必視美璠所在以立其愛姬申不害相韓必視昭侯所悅以謀其國事讒佞之事君多合而少忤者大抵然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舟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為人上者可不有辨於斯乎述遠佞篇

納諫篇第十

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諍於下則君明於上所繫重焉是故古之明王求諫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許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蓋以己過難知惟恐其不聞也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上聖且爾况下此者乎易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述納諫篇

春秋三傳纂要序

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事尚然而况於學乎况於聖人之經有所蕪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嗚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奧指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後見耶傳

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
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因以求意
者左氏之功為多然而義例宗指交出乎巫祝卜夢
之間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浮戲之語鱗雜米聚混
然難證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強通遂令
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蚤歲受讀即嘗有病
於斯尋繹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剪以撥其玄
要疏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既得
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立其語
然後隨文觀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句有刊字非
復本文之舊而鋤荒蕪窮使之日星垂而江河流者
不既有助乎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聞乎雖然
亦終歲之篋笥以自怡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飲自
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所取

舍其間以為是經之盡哉

黃氏南薰樓會飲詩序

庚申之秋余訪蘇太史先生于黃氏義門將自是入
越黃氏之老資深公堅留不聽去既而劉君養浩趙
生彥方亦相繼至而吳侯子宇則固客授其家資深
悉宴之宅左之南薰樓歡洽殊甚養浩以此會雖出
避迨然蘇先生來自城府彥方至自邑已與子宇信
寓雖近而亦一居巖陵一家烏傷萬山中不鄙謂余
又方回自千里外一日畢集於此豈偶也哉觀江山
之如昨念人事之難常誠不宜以無紀資深之子仲
昭英俊子弟也聞之喜躍即請以今夕復何夕共此
燈燭光兮韻而余得此字先生且命書歲月遂序之
云而系之以詩曰
昔出念途阻今歸歎年駛泰階謂久平吾道有如此

主人識會意開筵集文堂庶令歡宴餘悶懷為之洗
談諧皆素心偈和盡知己此會諒難數不樂將何俟

九靈山房集卷之六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七

山居藁

題跋

跋鮮于伯幾所製劉遺安壽詞後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右漁陽公所製遺安使君壽詞一章蓋使君以元勳
世胄出治外服膺守東南諸大郡一時賢士大夫多
出入其門今觀漁陽此詞語意既多引重而字畫復
致謹不少放則以久游其門而知敬其人故也按此
詞作於辛丑之歲閱明年而漁陽沒又十年而使君
亦薨詞為使君家物歷三世尚寶藏無恙而其嗣孫
師稷復以文藝為諸公所歸往世澤之滋於是乎在
矣吁豈漁陽所謂濟人陰德有以致之耶

三先生手帖後題

友人宋君景濂以三先生所遺手帖聯為卷間出以

示良良以三先生學擅一時而一時之人咸仰之望
之雖得其片言隻字不翅如折圭斷璜保護惟謹彼
於三先生之學未必能知之而乃貴重之若是者其
志在翰墨耳今景濂之為此卷則以久游三先生之
門知慕三先生之學願以存歿相半離合靡常思見
其人而不可得因欲即是而見之所以然者本志乎
三先生之學也翰墨云乎哉雖然三先生之學亦豈
無見於斯自今觀之或制度之有考或文章之有稱
或經學之有述蓋皆示景濂以為學者也使景濂無
志於三先生之學則已有志於三先生之學也寧不
即是而有得哉良也不敏亦嘗從景濂之後以登三
先生之門其於三先生之學曾不能如景濂之有得
也故因題卷併志予愧云

題樓彥英詩卷後

士莫不有能為之材也然非值夫得為之時則亦無
有可為之事君子之論人又可拘拘於事為之末哉
烏傷樓君自其壯年即以智勇聞已而群盜起鄰境
勢甚猖橫吏卒咸縮手環視莫敢誰何君乃匹馬往
捕擒其罪首六人者歸之官於是縣府為上其事部
使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遂遵故事賞其功調浦江
之政內鄉巡檢時當承平日久

聖化涵濡之深雖鼠竊狗偷之伍亦皆奔走遠遁職
警邏者往往無所用其武故君雖武人巡檢雖武職
反為之屏旗幟棄鉦鼓日從文儒之士賦詩寫竹吟
酒以為樂退然若不以武功致官者彼此一時何其
異哉使君於立功之後仍值夫得為之時以展夫能
為之材則其事之可言當不止如向之所施而已不
然豈君之武材獨施於未官之前而不施於既官之

後耶人之論君願欲拘拘於事為之未斯亦過矣君
今以歲月代去文儒之所與游者莫不作詩以祖其
行良方讀禮山中不及從諸公之後以相與詠歌之
因君之出示此卷故為書其出處之大槩如此而不
暇計其言之不文也

題余廡訪五大篆後

右東澗第一家五大篆武威余公為義門鄭氏書鄭
氏聚居白麟溪之上自其九世祖冲素處士綺以業
咸能守其家法為之子者必孝於其父為之弟者必
恭於其兄為之婦者必順於其夫其為父兄夫也亦
各以道而自盡如是者歷二百餘年不少變至大末
有司既為其事于

朝號其門曰孝義之門矣至正庚寅夏六月己丑公
持部使者節分按至浦江復過其居而訪問焉為之

公曰太息者久之且曰吾於浦水之東已皆按歷之
矣恒未見如鄭氏之孝義者有孝義如鄭氏可不善
其善以為之勸哉乃為書此于庭曲之石俾其子孫
世守之嗚呼鄭氏果何以致是哉謹按東澗統有七
郡而七郡之中以州計者六以縣計者三十有五其
土地非不廣也人民非不衆也豈無貴極公侯富比
封君之家足以見重於一時者今公咸不之取獨於
鄭氏而有取焉是果何以致是哉公之此意蓋以屬
部之內知孝其父者多矣或於事兄之間而不能以
盡恭者有矣能孝於其父恭於其兄或不能致其夫
婦之相和者有矣或父子兄弟夫婦咸盡其道而不
能必其九世之遠二百餘年之久猶克守其家法而
不墜者有矣凡是數者一有所不能則雖籠天下之
貨寶不足以為富羅天下之祿爵不足以為貴而其

可富可貴者惟在乎鄭氏之孝義也是則鄭氏之家固宜為七郡之稱首而豈無以致是哉雖然非公之表而出之則七郡之民亦無自而知之矣抑予聞之孝義非一家之行而七郡之民莫不盡能之能之而或不為是皆有愧於鄭氏者也不惟有愧於鄭氏其亦獲戾於公矣公之此舉豈但為鄭氏計哉七郡之民猶懼其獲戾於公而况為鄭氏之子孫者繼今以往宜益敬守其家法以保有乎此石勿使恃其門望之高而不念其累世之勤也吾恐其獲戾於公矣嗚呼可不懼哉公唐兀氏名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甲科進士歷官臺閣今由翰林待制出僉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云

重刻冲素處士墓銘後題

義門鄭子敬氏間出其晏宣明所作冲素處士墓銘

以示良且曰處士於予為七世祖墓在家東百步許銘石埋墓中而此石本蓋嘗得之宗人處惟是崩竄之餘懼其久而益壞也固已裝褫成帙請于待制柳公著其作銘之始末今復將命工摹刻以傳示吾徒子柳公弟子也其幸為我識之嘗往來縣境歷覽百里間問其故處士自宋以來達官貴士之門第往往而有求其子孫以叩其家世之懿乃皆吃吃不能道一語或得其家乘而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處士之在當時不過一窮書生然能以孝行率其家至其臨歿猶執此示子孫毋分居致使遺澤之滋至于久而不泯况其嗣人宜其豐碩是何彼此之或異哉嗚呼至天地可得而動神明可得而通金石可得而徵寵於一時者又惡

得而齊之哉。雖然處士之孝行固卓然矣。向微宣明
之文以為之引。其不隨世泯滅者幾希。是故斯文
之在鄭氏不翅如寶玉之在世棄擲埋沒。糞土不得
掩。雖其暫晦於一時。又復有收而珎之於他日。天之
報施處士也。若是哉。然則處士之子孫其可不務謹
其傳哉。若子敬者亦無愧乎為處士之子孫矣。

跋倪夫人遺事後

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而士農工賈之家。遂
至兼并無藝。貧富不均。厭飽糧肉者有之。操瓢為溝
中瘠者有之。於斯之時。有能以其所餘惠諸鄉邦之
不及者。蓋亦天理人心之所發。豈必有為而為之哉。
迨其後也。天恒報之以福。俾其子孫之享有豐盛。
於累世而不替者。是固理勢之宜。然而非若人之所
計也。已暨陽之西鄙有倪夫人者。故宋進士諱永年

母也。亦既家富於財。遂教其子孫當以惠及鄉邦為
心。歲有羨餘。必使縮其時。直什之二。而平糶之。以為
常。一有不遵其教。即被歐就寢。竟日夕不食。子孫肉
袒謝罪。改之乃已。已而倪氏率以忠厚相傳。迨今五
世之遠。二百年之久而其家之豐盛固自若也。或者
以為此皆夫人種德之報。而不知夫人於此曷嘗有
一毫計望之心哉。雖然。向使夫人之教其子孫者。一
不能以若是。吾見德惠之罔施。而侵虐之是恣。雖欲
求其五世二百年之豐盛。又可得乎。夫人之所以為
子孫計者。其亦慮之審矣。然竊惟夫夫人之在當時。
不過居處閨門之內。勤勞饋食之間。非有詩書之漸。
染師友之薰陶。而其處心積慮之際。乃能忠厚之如
是。則世之以大丈夫名者。果皆夫人若哉。彼其聞夫
人之事。其亦少愧矣。夫人之四世孫慶予。姻也。因出

余觀光氏所錄遺事以相示故輒書而歸之

書柳待制詩後

待制柳公既祠仙華先生于化城精舍且為刻其所著墓碣植之其於師友之誼亦云至矣而又歸賦此詩豈得無意於其間哉良嘗觀公之詩於所謂淒其十霜露墓草今幾宿之句未嘗不為之愴然有感先生沒於至治辛酉之春而立祠植碣乃在於至順庚午之冬相去踰十載而詩中有及於此者固已恨其表著之晚矣抑不知後此又十載而公亦沒其墓草之萎其者迨今亦十霜露而近冢之祠表墓之碣曾無一之或具是何公之待先生者為甚至而後人之於公顧乃若是愬哉良既登公之門而承其訓教固不得不為之有感於斯矣詩為化城所藏今其主僧君空將摹勒入梓以貽諸好事則夫朝誦而莫詠者

又安知其不與良同此感也噫此固足以垂勸於後世也夫

劉鑪字說後題

予友許君存仁嘗以鑪聲字其徒劉鑪且著文三百餘言序鑪之能聲者甚悉於聲復求申其說予聞鑪鑪之法必擇精金為之金精矣又必考古制而參合之制合矣又必求良鳧氏審其輕重均其薄厚分其小大而後範模之用具焉蓋金不精則失之滓制不古則失之鄙重輕不審則失之紊薄厚不均則失之褻小大不分則失之混此五失者一有不除鑪固鑪矣其能美於聲哉是故善為鑪者深察乎此使無一之不備然後會精神運橐籥一鼓而成植簾而懸之循隧而叩之則噌吰也清越也又何其善鳴也甚哉鑪鑪之難也如此今於聲年甫及冠溫焉而易毅焉

而方其質信美矣是不猶金之至精者耶質既良矣非六藝之書不誦非聖賢之志不存舍流俗之所習而欲求通於十載之上是不猶考古制而參合之者耶二者固不可及又得許君為之師許君文懿公之子也其家學之正遠承考亭之傳是不猶世之良鳧氏者耶蚤夜孜孜以仁義鍊之以禮樂鎔之懼其偏也扶掖而正之懼其放也攝束而約之是不猶分小大均薄厚審重輕者耶自時取後德業著乎窮名譽聞于時近而一鄉遠而四海無不知有牀聲是不猶鏞之善鳴噌吰而清越者耶嗚呼以牀聲之名觀牀聲之為學何其似也雖然金之模範鳧氏能為之人之模範則師之自為也以近取譬其果有異乎哉楊子雲曰孔子鑄顏淵矣淵固精金也非孔子為之範模能鑄之乎

哉

題葉丞相遺墨

良少時嘗讀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丞相葉信公墓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後三年始從東陽許君獲觀公之遺墨蓋君先世有權海寧令者海寧公之鄉邑故以此四帖先後遺之其第五帖則與其弟竹交家書而因及許令之賢遂皆為許氏子孫所藏嗟乎令之距今不百年其家去此不數舍而其愛人戢暴之政所以致邑人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者後生晚出已無從考知必觀此數帖而後見則世之人非附青雲之士而欲垂聲於後世蓋亦難矣良既得以快覩前脩之真蹟而又有以竊窺先達之為人抑何幸歟後學浦江戴良謹題

哀辭

張如心先生哀辭并序

予自童州中郎聞張君如心之名甚熟己巳之歲始
獲見君于邑下君方與一二耆人長德後容鄉校間
我冠褒衣掀髯聳目張拱而肅趨有足以壯威儀存
矩度者予時雖未暇叩其問學之淺深然觀其動作
之間固以知其為信厚君子矣自後挈挈道路不得
敷後之游而君亦教授于外不常家居如是者十年
及予受室於邑之趙氏去君之居為甚近君歲時來
歸乃相與往來如平生歡君晚得脾病頽已憊甚坐
起不自遂每聞予至猶強扶出迎道古今事變前賢
踪跡亶亶若珠比鱗列予然後知君種學之深凡其
動作之見于外者果非偶然也公家故貧室廬不足
以容膝衣食不足以給體而氣高自足無所仰於人
環堵蕭然有書數百卷隕然自放用是尊官要人鮮

克知之大德中年將五十始用薦者起為縣文學藝
以母老辭去平居無他嗜好惟肆其意於歌詩善偶
儻工篆籀精楷法而士子評里黨之宿學蓋未嘗後
君也嗚呼君今其死矣新學晚生失所於歸而吾邑
之文獻將遂絕予方悲不自勝而君之子端臣請予
為辭以哀之乃為追述平生而為其文曰

瞻彼仙巖其高萬仞鬱穹窿有美一人鍾奇孕秀潘
其中吁嗟美人受質孔弱志則充無脂無膏分甘慶
悴家四空日閱其儲飯有脫粟美芥菘人不我堪我
躬甚恭色甚雍深衣大帶儼存矩度無墜恭學徒駿
奔聆厥風旨覲禮容我年未冠猶雀方乳鹿方茸歲
時相過稱詩誦文好甚隆執手謂我曰子之志我所
同願作昌黎低頭東野為雲龍我方藉之如石就繫
命就鎔孰神之竒一朝奪使翳蒿蓬耆舊盡矣狐號

歟舞靡若風頽瞻我里溟濛決漭吾曷從柰之何哉
有崇斯土玄以宮嗟彼牧人毋登其隴剪其松

吳先生哀頌辭并序

先生婺浦江人諱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
吳公子也至正元年十月某甲子以疾卒于家得年
四十有一嘗一試于禮部不中二子諤謚葬先生于
某原葬後一年命良為辭以哀之良雖不敏然嘗承
學於先生誼不得辭乃為追述平生而為其文曰
檀車既堅兮駟馬既良出門折軸兮竟斥棄乎康莊
嗟嗟夫子兮胡實類之天不可測兮道不可常昔夫
子之有生兮體予子其羸尪雖求師與取友兮曾不
遠遑乎故鄉遂取則夫前脩兮亦既蹈乎大方入書
林而馳騫兮闢藝苑以翱翔柰學業之已脩兮尚名
譽之未彰豈不登名於一薦兮曾不假翼於鸞鳳乃

娛憂以舒憤兮寫鬱紆而成章曰有俟乎千載之下
兮庶無掩乎斯文之耿光人固有偃蹇於一時兮終
前困而後昌何夫子之齎志以死兮卒無以自副其
所望夫子之貌不可見兮幸微言之在耳尚烟乎其
難忘撫遺編以長喟兮仰視天之茫茫彼嚴霜之夏
墜兮胡獨瘁此衆芳昔河東之挺生兮年四十而云
亡今夫子之洵美兮亦壽命之不長已焉哉小人有
得其年兮君子有遘其殃自古莫不然兮我又奚傷

吳原伯哀辭有序

原伯世為婺之蘭溪人諱深其字原伯國子博士吳
先生正傳之子也年二十有一至正元年五月庚申
以疾卒家既卒之明年其友戴良為辭以哭之嗚呼
吾尚忍哭吾友也耶吾固不謂原伯之止於斯耶始
予既冠往往聞原伯名於朋友間前年夏予舟次溪

許遂與原伯會原伯乃欲相率以為友與之游數日
樂甚固已竊喜先生之有子而予之得友也嗚呼孰
謂別未三載而遽笑吾友耶孰謂原伯之遂止於斯
耶原伯容貌嶷嶷平居若不能言其取友問學急於
飢渴至於群兒嬉戲則畏避如懦夫然每篝燈挾冊
雖疾病不休倦則假寐凝思以求聖賢之心有疑則
進而質之父師退而與其弟沉私相講辨故其父子
兄弟之間雍雍睦睦而自為師友君子是以知其於
孝友最隆也去年秋先生公被

召入京師未幾上原伯名于國子學於是原伯始欲
崎嶇數千里就學于京而病已作閱數月遂卒嗚呼
其可哀也已昔韓滂之在韓門讀書倍文功力無人
年十九而卒今原伯之為吳氏子固有韓氏之家聲
學又不下於滂而亦以早死豈歿慶之不以其類際

如是耶抑原伯獨不幸偶類之耶以予之重有悲於
原伯而知先生之悲也抑深矣故述哀辭一篇以解
其悲哀以舒予憤云其辭曰

嗟原伯兮鄉之良質甚粹兮才甚長睨秦漢兮刮虞
唐騁雄辨兮爛文章射星斗兮奪光芒闡幽秘兮揭
正陽歛予飾兮儘迴翔暢厥實兮晞煌煌履至訓兮
蹈大防兄弟雍兮親樂康羽既就兮勢乃揚望白雲
兮期

帝鄉帝鄉遠兮天一方命馳車兮騁康莊豐隆遇兮
蘄不將忽被髮兮下大荒嗟原伯兮志實強何中路
兮蹶超驥命固屈兮譽則彰願父母兮勿永傷彼群
黎兮直糝糠名隨身泯兮孰濯其芳嗟原伯兮獨耿
光雖天且困兮猶壽而昌

陳彥正哀辭

山礫礫兮水瀏瀏下土漠乎其廣大兮吾何此焉是
留惟擇里以處仁兮乃前志之嘉猷倘有人焉其足
藉兮寧遠舉以遐游噫夫人之挺生兮信喜能而好
脩探徃聖之逸軌兮仰先哲之洪休道雖隱而必履
兮理雖微而必抽紛吾既有此內美兮仍刊剛以為
柔哀白日之不與兮與匠氏之一收苟吾材之適用
兮又何問梁棟之與薪樗亦既登名於仕籍兮曾素
志之不酬雖不酬亦何傷兮有自得之悠悠昔先子
之詔予兮謂時俗之方偷獨夫人之超卓兮固君子
之所周吾方恃之以有濟兮若驚浪之漂舟凌大江
之漫漫兮幾如是而不自陷於中流既相我者之不
慙兮又何為乎舊丘行躑躅而無從兮念去此而奚
投假大龜以視兆兮將駕馬以行軌已矣哉死者不
可作兮吾雖居其其誰壽

蔣李高誄辭并序

亡友蔣允升字李高婺之東陽人也善讀書工古文
辭知名朋友間丁酉歲家居遘疾竟不幸夭死予方
避兵萬山中距其家遠甚不得一撫其櫬以盡其哀
因追思其平生可列者為文以誄之誄曰

茫茫大鈞孰秉化樞清泪翰流參差報施惡不常釁
善不常禔貞焉而天狠焉而耆謂天聽卑我是用疑
哀哀夫子亦孔之辜惟子之先奕葉紛敷邁烈言言
垂聲吳吳爰暨乃考養德益腴薦生吾子誕茂泚恣
如康之茸如鸞之雖亦既弱冠克榭堂基其文與學
日動里閭子之為學潛心以稽鈎深索隱探賸研幾
何經不窮何史不推上下百代指掌而窺子之為文
惟古是師簡不遺理繁不費辭譬彼錦績五采爛如
羊羣爭取朝玩夕披人覩其著莫究其微道既克明

動罔不宜義以為閑禮以為興孝實蒸蒸友亦怡怡
在家而理在國必治凡厥未試我惟子知子之在世
蓋亦庶幾苟遂遐年疇克似之庭梧挺秀方茂其枝
荆玉蘊璞將獻于時云胡一日光掩芳萎嗚呼哀哉
玄首黃耆華壯志兮竟隳逝日兮何長生年兮須臾
俄舊宇兮改觀乃遽襲兮遺衣少妻兮嗷嗷幼子兮
呱呱魚駭躍兮同感鳥哀鳴兮增歎豈外物兮有遷
固歡悲兮情移嗚呼哀哉撫氣化之盛衰念逝者之
莫追柰輻車之在側將俟時而啓途鬼黝黝兮魂飛
飛子去我兮何歸既碩瞻之靡及庶陳情於素旗嗚
呼哀哉

朱茂清哀辭并序

茂清朱漳世為婺之烏傷人其家距縣五十里近茂
清嘗以事至縣謁縣大夫焉錢而疾作竟死年四十

云初予客郡城寄郡東門外家焉一日郡兵戕其帥
城門書閉城外居民即謹無男女老幼空其室盡行
予亦挈妻子登舟邈流至烏傷境因自嘆去家遠行
橐枵然無以給予材性下又無他伎術搖動人又不
得好義周儻之士以相倚予其不為溝中瘠也其幾
矣為是憂之甚既而遇茂清於道途茂清乃迎入其
家見其子姓已即館之別室飲食供張無一不如意
者留茂清家踰二月而郡民之道還者踵至予亦買
舟竟去且別泣而言曰予去茂清而歸予其誰與處
耶他日或還山或仍客郡城予即不能往茂清其過
我耶茂清曰是亦漳之言也予既復居郡東門且將
致茂清雙溪上而或以茂清訃聞予時雖硬塞不勝
莫詰茂清死狀然不敢即哭之者猶莫訃者之或妄
後會伯清至其言與訃者同伯清茂清之宗也嗚呼

茂清之死為不妄矣茂清善讀書有幹蠱長材然樂
為人解紛居丹溪之上而丹溪之人愛慕之其長老
教其子弟必以茂清為言其鄉鄰之鬪爭無訴者宗
族之顛連無告者皆曰自茂清亡使吾無所依而生
以為恨茂清嘗買宅一區買田數頃將以贍其族人
云噫茂清之賢如此而竟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子
既悲茂清之死而又悲予之生而無助也辭斯作
維材之良維行之臧維壽命之不長嗚呼天其不予
相也如之何弗傷

祭文

祭先師柳待制文

嗚呼先生文場之帥士林之雄天既生之其必有意
將豐將隆先生之生雅厚英邁越自成童展也得師
蚤叩巖南繼謁仁翁衆理之淵至道之腴遂燭而融

乃克新得歛彼豪英一變溫恭先生曰嘻庶廣見聞
觀厥會通厖材碩德一二徧參有符其同遂發緒餘
衣被海內揚厲文風王公戚里絨幣走門惟日憧憧
二十年間穹龜鉅碑照耀提封我業已脩曰驗於為
以櫛厥鍾寶艱初試邑校州庠繼登辟雍青衿胄子
聞糴而附鼓篋而後司誅奉常領教儒臺聲甚風風
包茅有貢覆溺江湖再歲而逢先生疏之俾附軹傳
以活疲癯從祀匪德禮官憚威莫敢告忠集議之頃
先生折之氣厲言雍及涖洪都曾未期月教兩其濛
乃嚴矩範乃聘名師乃飭儒宮我疆我理先生正之
慚屈盲聾已則有粟先生均之廩女告豐報政而歸
蜀山之下浦汭之東飲水著書藝薪照字歲且十終
四海環眎英聳如山炳煥猶龍飛劍交章論薦公車
上達

帝聰

帝曰俞欽命掌厥制士論稱公而今而後庶其大用以收厥功天胡不仁賀轍未安門已弔凶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幾年于茲肇自童蒙月夕風晨婆娑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我戒我勸我在麻之蓬臨別謂我若子之質纖而必洪窘茲賤寒乃我之責可不薦庸我觀先生我得我失若閔厥躬一朝棄我山摧谷崩事若夢中先生之生位不滿能亦去顯崇先生之年踰七望八孰曰非翁得正而纒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日淪喪孰繼遐踪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哀道窮輻車既駕恭陳薄奠矢辭告衷嗚呼先生魂鬼毅兮鑒我哀恫

大人祭柳待制文

嗚呼哀哉委河海不足以盡公之閔博確深披星斗

不足以喻公之華辭麗華當其創意遣言搖毫行墨下追班馬上睨莊屈莫不陶鎔乎神化陵駕乎傳匹而况律已溫恭接人忠實行非難繼而動有典常言不乖忤而心存整飭追古人而與徒豈庸態之能測信人物之標表誠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蒞事務殫厥職緒正奉常之儀禮化洽成均之訓迪提文印於儒臺啓藏書於石室皆足以垂譽采今騰輝古昔然而官僅階於五品祿不上於千石曾未得歷禁林之獻納究蘭臺之譔述何鳳翥而鵬飛忽飈散而星沒嗚呼哀哉

國殞其良孰為衡石人殄厥師莫有殄式彼縉紳之在位因匍匐而惻恤紉公之棺者有以駭都門之見聞臨公之喪者有以興閭巷之楚測况某等遠連姻婭早蒙振袂當靈車之遠還情怳怳以何極瞻荆山

之故墟日徜徉乎履鳥曾歲月之幾何遽長掩於玄
室痛幽明之變隔莫有酬夫舊德列觴豆以告哀尚
啾焉而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方壽父先生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十月辛丑朔越十九日己
未近故北村先生方公歸葬北山里生某等設幃道
左薄陳香幣之奠為文以告之曰

人之有生具剛柔之理稟正通之氣雖所遇有窮達
之殊然所就無彼此之異故其見之於行者或不能
以少伸而其託之於言者則庶乎其可恃言之精者
為詩發乎情而止乎禮義顧時世之在更遭風變而
雅廢苟有遺以為之本根則出其緒餘亦皆不以盛
衰而二致先生於斯可謂有志是以雖當巢傾雖覆
之餘橐倒囊垂之際告

然猶以貧自娛以閑自肆方策竹以為筇或紉蘭而
作佩訪虞婦於蒼梧弔屈子於湘水計足跡之所經
匪山顛則水濱故九草木之英華魚蟲之狀類莫不
窮搜遍攬以為朝吟夕唱之具所以篇章之雜沓壹
是翰墨之游戲或託物以寫懷或緣情而抒思或登
高以詠古或望遠而諷世但此情之有適曾不恤夫
室之空而躬之瘁迨黷宮之借師遂有束夫尸履以
其得諸已者泚諸人亦既有以慰懼其心意信鄉社
之長城實斯文之徽幟暨晚年之放曠稍沉酣乎酒
醴挾麴生以真俱卧匏樽而徑醉較劉伶與李白又
何異乎伯仲之與翁季惟僂華之故墟誠衆芳之所
萃當先公隱居行義於是中而括蒼有吳延平有謝
亦翻然而來而人之望之要不翅夫呂氏之友朱張
方參居而鼎峙當是之時其媚學之徒惟蜀山為可

仰他若田居子之清醇深裒君之精邃亦皆可挹而
可屬先生之於三公成弟無而凡事庶幾大雅之風
永振嶺南之里豈期人事之難常游若晨星之飄墜
幸靈光之獨立尚差教於風雨里黨以之而壯觀山
川以之而暉媚竟斯人之不泝亦壘飛而烟委嗚呼
繼今以往典刑日以曠遠鄉學日以陵替閭巷何從
而考徵士子何從而澤瀉將見黃鍾大呂之音自是
而不續而濮上桑間且交陳而並舉某等之於先生
或以姻親而託交或以鄉粉而叨契或以弟子而將
送或以交朋而密迹咸資晉鄙之薰得免君子之棄
我何鄰燭之輝不照此麟之淚當靈車之既駕痛括
人之云逝託雞誓以陳誠尚愀焉而鑒視尚饗

墳記

志樓楨殯記

嗚呼是惟樓楨之殯楨於予為姻家子予往時僑寄
邑下居相迹也每見楨在群兒中眉目清揚進趨閑
整心異之既而楨有祖父之喪予往弔其家復見楨
衰經中呱呱涕洟若嘗習於禮者用是益竒之其後
楨家寢衰橫逆逢起楨纍然無依予亦挈挈道路不
得日與楨接歲時聞一見楨楨則泣而言曰吾祖父
不幸俱歿不令子實遭多難萬一不能自支將無以
見先人於地下矣予至是則又未嘗不壯其為人一
日楨果以狀聞于縣慨然欲再植其家久之其橫逆
由是也楨復訴之大府大府頗疑其事楨乃悲啼恐
栗為兒恒狀大府官憐之因得具陳所訴大府方欲
為之究治其寃而楨已死其可哀也夫嗚呼予於樓
氏嘗接其祖子孫三世矣始觀楨之祖父俱亡固已
竊為樓氏憂及見楨之能自樹立以禦強侮又未始

不為樓氏慶今又聞禎之死則樓氏之憂未有艾也
俯仰十餘年間觀其家之盛衰而置喜戚於其間者
已變更之若是則凡斯世之人欲藉其子孫之久保
其家而不墜者皆可悲也寧獨樓氏哉樓氏世居發
之浦江有諱某者於禎為四世祖嘗受業東萊呂氏
之門人祖諱某父諱偲母趙氏生於某年某月某日
距卒時得春秋十有四至正二年七月某日卒之日
也卒後之某月某日其母殯其柩于某原且使請文
於予予年長於禎而分高於禎視禎猶子也故為文
以志其殯

陳府教壇記

先君諱士貞字善正世居南江人曾大父諱
文煥通春秋教梁學嘗以登仕郎自試入官會宋亡
不仕社門著書有春秋質疑傳學者大父諱德潤父

諱遠大人

國朝以材自效仕至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妣
黃氏繼林氏先君林出也生於大德六年壬寅十月
辛酉卒於至正六年丙戌六月丁巳得年四十有五
初娶凌氏先卒再娶王氏俱無子論以從子為之後
王有女一人曰倍適翰林待制柳公之孫穎先君卒
後之六年某月某日乃克葬于興賢鄉之嚴家塢從
治命也先君自幼知讀書記誦日數千言及長欲以
明經決科後鄉先生深裊吳公游習春秋以襲家學
居久之有司使試藝鄉闈一不中輒束書而歸終身
不再踐場屋初巴西鄧公在翰林聞先君之學行與
同列薦諸朝事下江浙行中書初授衢州路清獻書
院山長以疾弗果上改授慶州路石門書院山長在
官未期月丁內艱再長建德之釣臺衢之柯山二書

院乃以累考序遷龍興路富州儒學教授先君慨然
思奮拔以自見命下即趣裝上道俄而疾作竟卒於
婺城之寓舍痛哉天乎先君事親謹甚太夫人年踰
七十沉痾久弗瘳先君晝夜驚疑扶持保抱若嬰孺
然人皆以為孝在童冠時嘗從鷲鳥以搏執自娛大
父聞之頗不懌先君深自悔曰作禽荒以貽父憂不
可即盡收撲死之其速於遷善人亦以為難先君端
重韶默介潔有常不能脂膏與世俗俯仰而於交際
之禮惟謹處家以和待下以寬雖臧獲有過絕不以
聲色加之平居精勤強力酬答少閑則挾冊不置故
於書多所玩繹至於陰陽卜筮巫醫方伎神仙道家
之言靡不畢究為詩文深沉醜郁見推儕輩晚乃不
欲溺志俗學充以存心養性為務扁所居齋曰儼若
思蓋以自見也不肖孤茹苦銜毒言不成辭姑序次

梗槩納之幽宮其詳則俟立言者銘焉孤子倫泣血
謹記

先故戴府君墳記

先故戴府君諱暄字景和姓戴氏婺之浦江人曾祖
諱珙祖諱錫父諱溥妣陳氏先君器度凝懇恂恂寡
言遇物恒多思有寬厚長者行尤竭心孝友處天倫
中事有極難而先君卒能全其和君子稱之謂不讓
古人壽年六十有七不幸以至政庚寅歲九月辛酉
卒家逾月丁酉葬與賢鄉嘉樹塢之原娶諸暨劉氏
先十三年卒墓向允子男三長堯亦先卒次良次元
女一適趙本孫男六孫女二曾孫男一嗚呼以我
先君之德之懿奈何竟止於斯耶良俯伏草土未能
求銘以登載感哀謹誌石納于墳中嗚呼蒼天父
兮何在孤表子良泣血記

九靈山房集卷之七

九靈山房集卷之七



135113

